



同文馆
涂纪亮哲学译著选

文化与价值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涂纪亮译

Vermischte Bemerkung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涂纪亮哲学译著选

文化与价值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涂纪亮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价值/(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著;涂纪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

(同文馆·涂纪亮哲学译著选)

ISBN 978-7-301-19943-5

I. ①文… II. ①维…②涂… III. ①随笔-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492号

书 名: 文化与价值

著作责任者:[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涂纪亮 译

责任编辑:田 炜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943-5/B·102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philo@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4.25印张 10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涂纪亮哲学译著选》自序

作为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年知识分子,我已走过一段漫长旅程。这段旅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30岁以前主要致力于学习、特别是外语学习;30—50岁这20年主要从事哲学翻译;50岁以后这30年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但在晚年也作了不少翻译工作。50余年来,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成了我一生中两种不可分离的学术活动。

我在哲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收入已出版的六卷本《涂纪亮哲学论著选》中,这里献予读者的是我50余年来的主要翻译成果。这套《译著选》共收入十多本译著,分为三辑。其中第一辑收入的维特根斯坦的五本译著,选自上世纪90年代我主编的十二卷本的《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二辑收入的费尔巴哈的三本译著,选自上世纪70—80年代我翻译的《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三辑关于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五本译著,选自本世纪初我与陈波主编的九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这套译著都是根据其德文或英文原著译出的。

这十多本译著完稿于不同的年代,受当时自己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译著不可避免地含有许多理解不准、表达欠佳,甚至译错之处。此次再版之际,本应首先逐字逐句校正,但我已过80高龄,年迈体衰,实在没有精力一一校正这400余万字的译

著,不得已只能精选其中的一部分呈献给读者。我对此深感遗憾与内疚,敬请读者谅解。

翻译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通过反复校改,精雕细琢,才能得出精品。我的大部分译著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哲学研究的迫切需要,没有进行精雕细琢的充裕时间,主观上只求译著没有严重地曲解原著,尽可能如实地表达原著的基本观点,使读者在增长知识方面有所收获。近二三十年来不少青年学者曾向我表示,他们曾从这些译著中获得许多关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信息。若真是如此,我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涂纪亮

2009年1月于北京

译者说明

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唯一一本阐述其文化哲学观点的著作,又叫做《杂评》(*Vermischte Bemerkungen*),此书收入维特根斯坦在1914—1951年间写的一部分评论,按时间顺序排列,有一半左右写于1945年以后,主要反映他后期关于文学、音乐、绘画、宗教、语言、哲学、科学、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由原编者 G. H. 冯·赖特从维特根斯坦的手稿中选编而成,1977年出版德文本第一版,1980年出版的英译本改名为《文化与价值》(*Culture and Value*),1994年出版了 A. 皮希勒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德文版修订本,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修订本。本书采用英译本新改的《文化与价值》这个书名。

本书根据德国 Suhrkamp 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著作集》(*Wittgenstein Werkausgabe*)第 8 卷译出。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 1980 年出版的英译本 *Culture and Value* 和 1981 年出版的中译本《文化与价值》。

目 录

《涂纪亮哲学译著选》自序	(1)
译者说明	(3)
文化与价值	(1)

文化与价值



1914 年

当听中国人说话时,我们易于把他所说的话看做一种发音不清楚的咯咯声。懂得中文的人却认出这是一种语言。同样,我经常不能觉察出一个人的人性。

1929 年

在我看来,我的这种哲学探讨方式始终是新颖的,始终是新颖的。这是我往往不得不如此重复的原因。另一代人将完全掌握这种哲学探讨方式,他们会对这种重复感到厌烦。我却认为这种重复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不让自己受他人影响。

一个好的比喻将再次激发灵感。

难于为眼睛近视者指引道路,因为你不能对他说:“瞧一瞧十英里外的那座教堂的尖塔,朝那个方向走去。”

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因误用形而上学词汇所承受的罪责,像数学中因这种误用所承受的罪责那样多。

人的目光具有一种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而它也使事物更加珍贵。

仅仅让自然界去说明和认可那个独一无二地高于自然界而不能被其他人思考的事物。

悲剧在于树不是弯曲了,而是折断了。悲剧是某种非犹太人的东西(etwas unjüdisches)。门德尔松^①也许是一个最没有悲剧色彩的作曲家。

每天早晨,人们必须重新掀开那些无生命的碎石,以便接触那粒温暖的、生机盎然的种子。

一个新词好比一粒刚刚播在讨论园地里的种子。

背着装得满满的哲学背包,我只能缓慢地攀登数学之山。

门德尔松不是顶峰,而是高原。他有一种英格兰性格(Das englishe)。

任何人不能替我思考,正如任何人不能替我戴着帽子一样。

任何一个聆听小孩哭声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一种可

^①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怕的精神力量,它不同于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深沉的愤怒,痛苦,毁灭性的狂热。^①

门德尔松像一个那样的人,当他周围的人都快乐时他才快乐,当他周围的人都善良时他才善良。他不像树那样坚定地挺立着,不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与此类似,我倾向于成为那样的人。

我的理想是某种冷静。教堂为激情提供一个环境,而没有干扰激情。

我经常思考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也就是说,它是现时代的,还是来自舒曼^②那个时代。在我看来,它至少是那种观念的延续,尽管它不是当时实际上发生的那种延续。这样一来,便把19世纪下半叶排除掉了。我必须说,这纯粹是一种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沉思的结果。

当我们思考世界的未来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如果世界沿着我们看见它目前所走的那个方向前进,它所能达到的那个目的地。我们并不认为它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它的方向经常变换。

① 这个句子在手稿中不完整。——原编者注

② 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德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译者注

我觉得奥地利人(格里尔帕策尔、列瑙、布鲁克纳、莱伯^①)的优秀作品特别难于理解。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比所有其他作品更加难以捉摸。它们阐述的真理从来不指向或然性的那一面。

如果某个事物是好的,那它也就是神圣的。尽管这听起来令人感到奇怪,但它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

只有超自然的东西才能表现超自然之物。

不可能把人们引向善,只可能把人们引向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

1930 年

不久以前,我和阿维德^②在电影院看了一部旧影片。我对他说:一部现代影片与一部旧影片的关系相似于一辆当代汽车与一辆 25 年前制造的汽车的关系,旧影片给人的印象可笑而且笨拙,就像那些旧汽车那样,可以把影片的发展过程与汽车技术的发展过程相比较。但是,它不能与艺术风格演变——如果能

① 格里尔帕策尔(Franz Grillparzer, 1791—1892),奥地利剧作家。列瑙(Nikolans Lenan, 1802—1850),奥地利诗人。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 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莱伯(Josef Labor, 1842—1924),波希米亚作曲家。——译者注

② 阿维德(Sjogren Arvid),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亲戚。——原编者注

这样说的话——相比较。现代舞蹈音乐的发展也与此十分相似。爵士舞蹈也能像电影那样发展。所有这些发展不同于风格的形成,其原因在于精神没有在所有这些发展中起任何作用。

我曾经说过,也许说得很对: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尘土。可是,精神将浮游于尘土之上。

目前,优秀的建筑师与拙劣的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在于,拙劣的建筑师经不起任何诱惑,优秀的建筑师却能抵抗住它们。

一件艺术品的机体出现裂缝时,人们用麦秆把裂缝塞住;为了安抚人的心灵,人们使用最好的麦秆。

如果有人认为他已经找到生命问题的答案,并对自己说现在一切都十分容易了,那他一旦回忆过去那个未曾找到这个“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可是,人们必定也能生存于那个时期里,而在回顾那个时期时,那个新找到的答案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在逻辑研究中碰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关于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曾经有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的时期。(即使在那个时期,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

恩格尔曼^①告诉我,他在家翻阅一个装满他自己手稿的抽屉时,觉得这些手稿如此卓越,以至他认为值得把它们公诸于

^① 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 1801—1965),建筑师。——译者注

世。(他说,当他阅读已去世的亲友的信件时,他也有同感。)可是,一旦他考虑从其中选出一部分加以出版时,这项工作却失去魅力和价值,不会付诸实施。我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与下述情况相似:没有什么比观察这样一个人更加值得注意,这个人相信他以一种未受人们注意的方式从事某种十分简单的日常活动。我们想象在一个剧院里,幕布拉开后,我们看见一个男人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点燃香烟后坐了下来,如此等等。我们突然以一种在其他场合决不能观察自己的方式从局外去观察一个人,仿佛用自己的眼睛观看自传中的一章。——这必定既令人不安,同时又很精彩。我们应该观察生活本身,它比剧作家在舞台上表演的或者说出的任何事物都更加精彩。——然而,尽管我们每天都看见它,它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丝毫印象!的确如此,可是我们没有从那样一种观点去观察生活。——例如,当恩格尔曼瞧着他的手稿,发觉它们非常精彩(尽管他不想单独地加以发表),此时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作为那样的艺术品,他的生命与任何生命、任何事物一样值得探索。不过,只有艺术家才能如此描绘单个的事物,以至我们把这种单个的事物看做艺术品。当人们单独地、特别是无动于衷地、即在事先对之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去看这些手稿时,这些手稿理所当然地失去其价值。可以说,艺术品迫使我们从正确的角度去观看它。没有艺术,这个东西与其他东西一样只不过是自然界里的一个片断。或许我们会热情地颂扬它,但这不使任何其他人获得把它放在我们面前的权利。(我经常想到一幅没有特色的风景照片。在那个拍摄这些照片的人看来,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到过那里,并且有新体验。可是,其他人却有充分理由对它漠视,只要人们对某事物采取漠视态度是有根据的。)

不过,在我看来,除了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外,还有另一种用以把握永恒观念之下(*Sub Specie aeterni*)的世界的方式。我认为这就是思想的方式,思想仿佛飞翔于世界之上,它在飞翔时从上空进行观察,而让世界保持它的原状。

勒南^①在《以色列民族史》中写道:“生育、疾病、死亡、疯狂、倔强症、睡眠以及梦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少数具有才能的人才能看出这些现象的原因隐藏在我们的素质之中。”^②

与此相反,绝对没有理由对这些事情感到惊奇,因为它们每天都可能发生。如果原始人必然会对它们感到惊奇,那么狗和猴子就会更加如此。或者,是否可以假定人们仿佛突然清醒过来,突然注意到这些早已存在的现象,从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奇呢?——诚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定。不过,并非假定人们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现象,而是假定他们突然对它们开始感到惊奇。不过,这与他们的原始状态没有任何联系。除非把不对这些事物感到惊奇称为原始的,在那种情况下,现代人的确是原始的。如果勒南认为科学解释能增强惊奇的程度,那么勒南本人也是原始的。

似乎闪电在今天比两千年前更为常见,更加不会令人惊奇。

必须清醒过来才会感到惊奇。也许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科学是一种使人重新入睡的手段。

这就是说,下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些原始的

① 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 法国作家、宗教学家。——译者注

② 勒南:《以色列民族史》,第一卷第三章。——原编者注

人群必然对一切现象感到惊奇。不过,这些人曾经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事物感到惊奇,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关于他们必然感到惊奇这种想法,是一种原始的迷信。(这类似于认为他们必然害怕所有的自然力量,而我们当然不必害怕。另一方面,经验可能告诉我们,某些原始部落强烈地倾向于害怕自然现象。——不过,不能排除高度文明的民族也可能倾向于害怕自然现象。他们的文明和科学知识并不能保障他们免于害怕。尽管如此,不能把科学在其中进行工作的那种精神与这种害怕相提并论。)

勒南所说的闪米特族的“*bon sens précoce*”^①(我很久以前就想到这个概念),是一种直接追求具体之物的无诗意的精神,这就是我的哲学的特色。

那些毫无掩饰的直接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是宗教和艺术分道扬镳之处。

一篇前言的草稿^②

本书是为那些对贯穿于本书中的精神持友好态度的读者写的。我相信这种精神不同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它们的文明的精神明显地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建筑、音乐之中,体现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这种精神与作者的精神格格不入,志趣相左。这不是价值判断。诚然,情况并不是仿佛作者认为目前被称为建筑的那种东西不是建筑,也不是仿

① 这几个法语词的意思是:“早熟的意识。”——译者注

② 指《哲学评论》的前言(印刷稿)的最初的草稿,此书后由鲁什·里斯编辑,1964年由英国 Bail 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原编者注